

# 文苑掇英

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论文集

黄铁池 主编  
郭开平 史佩信 副主编

# 文苑掇英

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论文集

黄铁池 主编

郭开平 史佩信 副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掇英: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论文集/黄铁池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0

ISBN 978-7-5426-3130-5

I. 文… II. 黄…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794 号

**文苑掇英: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论文集**

---

主 编 / 黄铁池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田 波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550 千字

印 张 / 31.25

---

ISBN 978-7-5426-3130-5/I·440

定价:58.00 元

## 卷 首 语

时值上海师范大学校庆 55 周年之际,我们中文系全体教师共同编撰了这本《文苑掇英》的论文集,既作为校庆的礼物,也可以视为阶段性学术成果的汇报。

上师大中文系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回首以往,我们曾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毕业生,同时也造就了一支学有专长,高水准、高素质,具有开拓精神以及敬业爱生的师资队伍,他们中有的还成了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广有影响。

今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知识全球化理念的推动,中文系也面临着革故鼎新的大趋势,既要传承中华文明、文化,又要争当跨文化交流中的主力军,我们任重而道远。因此,无论在进一步探索、整理古代文化精华还是在新的形势下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以适应培养新一代的学生的需要,都是当前迫切和艰巨的任务。从本论文集的内容来看,中文系教师在传承与创新两个方面都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且硕果累累。

中文系全称中国语言文学系,顾名思义,即包含了汉语与文学两大板块。汉语中又可分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对外汉语等多个分支。文学方面则包括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等,再加上教材教法、写作等应用课程,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相应地,中文系属下的教研室的设置与此基本吻合。本论文集也根据以上体系,把文章分为六个类别。

本论文集只是上师大中文系教师近期学术成果之一斑,显然无法在此展示其更多的方面,还望各位专家、同行不吝指教。

《文苑掇英》编委

2009 年 9 月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 目 录

## ◆ 汉语言文字学

|                                           |                 |     |
|-------------------------------------------|-----------------|-----|
| 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 .....                           | 潘悟云             | 1   |
| 唐宋“煞”字考 .....                             | 袁 宾             | 7   |
| 试论主观量标记“没”、“不”、“好” .....                  | 张谊生             | 21  |
| 从青少年上海话语音看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                 |     |
| ——试论方言演变中的基层替换 .....                      | 刘民钢             | 40  |
| 试论比字句的形成及其与先秦两汉有关句式的渊源关系                  |                 |     |
| ——兼论“词汇兴替” .....                          | 史佩信(执笔) 杨玉玲 韩永利 | 47  |
| 《慧琳音义》“保”“裸”“保”“裸”“蹀”“蹀”“羸”“羸”“羸”形音义杂考 .. | 陈五云             | 60  |
| “历史长河”中的专名与摹状词 .....                      | 曹予生             | 68  |
| 关于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修订 .....                    | 黄卫星             | 79  |
| 客赣粤平诸方言溪母读擦音的历史层次 .....                   | 刘泽民             | 89  |
| 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研究 .....                       | 单 虹 王颐嘉 乔丽华     | 98  |
| 楚简文献的复音词研究 .....                          | 余 颖             | 109 |
| 楚地出土文献中“罷”字的用法和来源 .....                   | 郑 伟             | 115 |
| 说“去”、“灋” .....                            | 王弘治             | 121 |
| 从“福娃”英译的归化和异化看汉语文化                        |                 |     |
| 负载词英译的趋势 .....                            | 谭方方             | 134 |

## ◆ 中国古代文学

|                       |     |     |
|-----------------------|-----|-----|
| 《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 ..... | 孙 逊 | 143 |
| 李渔小说创作论 .....         | 李时人 | 157 |
| 从“透脱”看诚斋诗学的理学义蕴 ..... | 黄宝华 | 176 |

## 康熙朝诗风转变之关键

- 以陈廷敬诗集分析为中心 ..... 严 明 189
- 《金瓶梅》中的文人群像及其边缘位置 ..... 詹 丹 214
- 论吴敬梓的经学观对其创作之影响 ..... 顾鸣塘 226
- 杜甫诗史解 ..... 刘 诚 237
- 先秦诸子天地之性人为贵论 ..... 倪长康 250
- 陶渊明斜川之游释证 ..... 徐宝余 260
- 且从康乐游山水,何必风流入会稽
- 论李白对谢客山水情怀的回应 ..... 刘青海 269

##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普鲁斯特的美学观点 ..... 郑克鲁 281
- 对“进一步、退两步”新说的反思与认知
- 从美国对比较文学独立学科性质的一种新界定谈起 ..... 孙景尧 294
- 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小说文体 ..... 朱宪生 304
- “户户点灯 惟独我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思考 ..... 黄铁池 317
- 孙璋的《性理真诠》及其对太极的诠释 ..... 刘耘华 327
- “这一本不是书,是对人格的污蔑”
- 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 ..... 刘文荣 332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精神分析学说
- 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双重人格 ..... 方 坪 342
- 乔伊斯与尼采 ..... 郝 青 349

## ◆ 中国现当代文学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 ..... 杨剑龙 359
- 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 ..... 钱文亮 367
- 以《草叶集》为参照谈郭沫若的域外诗作 ..... 李 丹 380
- 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 陈 彦 388

## ◆ 文艺学

- 论刘勰理论创造人格形成的个人因素 ..... 杨文虎 395

|                       |     |     |
|-----------------------|-----|-----|
| 当代文化美学的缘起、内容和课题 ..... | 陈 伟 | 410 |
| 舞蹈艺术三题 .....          | 李 平 | 419 |
| 论都市时尚及其文化趣味 .....     | 贾 明 | 427 |
| 华夏审美意识的结构初探 .....     | 刘旭光 | 437 |

## ◆ 教学与教法论

|                     |     |     |
|---------------------|-----|-----|
| 读解理论与阅读教学策略 .....   | 郭开平 | 447 |
| 关于作文命题的一点思考 .....   | 周 红 | 457 |
| 论新锐城市散文的叙事知性 .....  | 秦 逸 | 462 |
| 语文设科初期的赫氏教段实验 ..... | 程 稀 | 471 |
| 黎锦熙写作教学改革思想初探 ..... | 王 琦 | 482 |

# 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避忌讳有好多种形式。有些与语音无关,例如唐代因为要避李世民讳,把第几世和后世的“世”改说为“代”。为了避“造反”的“反”,把韵书的切语××反,改作××切。有些著作中为了避孔子的名讳,把“丘”字少写一横。清代为了避康熙的名讳,把“玄”字省去一点。为了避褻,男生殖器被说成“鸟”,男生殖器的形状像鸟。这些避忌讳的方法都与忌讳字的读音无关。本文则讨论几种与语音有关的避忌讳方法。因为与语音有关,其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更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的避忌讳现象,来考证一些字的古代音韵。或者通过古代的音韵现象来讨论避忌讳的性质。

## 一、假借避忌讳

《赵世家》:“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索隐》:“《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正义》:“名谈,太史公讳改也。”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事贵人赵同等。”《集解》“徐广曰:《汉书》作赵谈,司马迁以其父名谈,故改之。”

《汉书·司马迁传》:“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凡是碰到名字叫“谈”的,都避讳改作“同”。《史记》的《索隐》、《正义》、《集解》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用“同”字避讳。但是《汉书》的苏林注却说得很清楚,“同”字就是与父亲同名的意思。不过这样的避讳实在有点类同于猜谜语。汉代对皇帝名字的避讳是有规定的,如汉武帝叫刘彻,所以碰到“彻”字就要改作“通”字。但是司马迁避“谈”那是家讳,家讳并不是人人知道的规则,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联想性,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所避的



是什么字,否则的话就像猜谜语一样乱猜一气了。如果其他人碰到与父亲同名的地方也用“同”字避讳,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则,读者自然可以通过这条规则联想到“赵同”指的就是“赵谈”,但是历史文献中我们找不到第二个用“同”避讳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王若飞的儿子写的文章中如果把叶飞改成叶同,我们会联想起叶同就是叶飞吗?所以后人苏林的说法有所怀疑,宋吴棫《韵补》、杨慎《丹青总录》都有过讨论。李新魁《历代避讳在古音研究上的利用》认为汉代陕西“谈”、“同”同音。他举章炳麟、王力“冬侵”合一的主张,认为东部也与侵部不分,这是错误的。上古侵东部中固然有些字来自-m尾,但是“同”决不属于此类,“同”在先秦韵文的韵脚中出现多处,从不与-m尾字押韵。不过他正确地指出“同”代替“谈”是语音上的原因。“谈”与“同”到底有什么语音上的联系,得从“谈”的读音说起。

Jäschke 的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中“谈”有两个形式,一为 *gtam*, 解释为 *talk, discourse, speech*; 一为 *gtom*, 解释为 *to talk, to speak*。汉语与藏语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就使我们想起,汉语中的“谈”是不是也有两个形式。在《庄子》中有“谈”字,如《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同时还出现“谭”字,意思是谈及,如《则阳》:“彭阳见王果曰:‘夫子何不谭我于王?’”《释文》:“谭,本亦作谈。”从《释文》的注释看来,在有些本子中“谈”、“谭”都写作“谈”字。“谈”、“谭”二字的读音是不同的,“谈”中古是谈韵,上古读 \* *dam*, “谭”中古覃韵,上古是 \* *dom*。这说明“谈”字在上古原来就有两个读音,谈说义的“谈”读 \* *dam*, 对应于藏文的 *gtam*; 谈及义的“谈”读 \* *dom*, 对应于藏文的 *gtom*。《庄子》把后者写作“谭”。同一个字形代表两个读音的现象在先秦很普遍,后来汉字向一字一音的方向发展,就造出另外的字形把两个不同的读音区别开来。如“关”在先秦既有弯弓义,又有关闭义,前者读影母,后者读见母,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后来又造出一个“弯”字代表前者的读音。“景”与“影”原来也用一个字形,“影”的三撇是后来加的。“谈”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它本来有两个读音 \* *dam* 和 \* *dom*, 后来又造出“谭”字代表 *dom* 的读音。

“赵谈”的“谈”可能读 \* *dom*, 与“同”的读音 \* *doŋ* 相近,所以才用“同”去假借。避讳的假借不同于普通的假借,它不用同音字,一用同音字还是犯讳。但是,又不能用声音差距过大的字,否则让人猜不透所指是谁。“同”与“谈”既不同音,又很接近。

陈垣已经注意到,《史记》并不是在所有出现“谈”的地方都避讳。《史记》中作动词用的“谈”都是谈说义,读音为 \* *dam*, 跟司马谈的“谈” \* *dom* 读音不同,自然也就不必要避讳。更有意思的是《李斯列传》中宦者韩谈的“谈”不避讳,而

宜者赵谈的“谈”避讳。这自然不能用司马迁粗心去解释。唯一的解释是两个“谈”不同音，赵谈的“谈”读同司马谈的“谈”，都是 dom，所以要避讳；而韩谈的“谈”读 dam，所以不要避讳。

整部《汉书》的人名中，用“谈”作名字的只出现于汉武帝以前，不见有用“谭”作人名者。而用“谭”作人名者只出现于汉武帝以后，如“桓谭、张谭、李谭、右师谭”等等，但不见有名谈者。它们很可能就是一个词，汉武帝以前，“谈”有两个读音，用作名字的“谈”读 \* dom。后来这个读音失去了，用这个读音作人名的时候就写作“谭”。

用假借避讳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史记·吴太伯世家》：“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索隐》：“《春秋》作掩馀，《史记》并作盖馀，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司马贞的看法，用“盖”代替“掩”只是字义相同。汉代为了避刘彻讳，用同义字“通”代“彻”，那是大家都知道的规则。但是司马迁用“盖”代“掩”只是他自己的私讳，如果只是同义字代替，只能令人去猜谜语。例如，把“叶飞”改作“叶翔”，我们是不是就容易猜到是“叶飞”呢？实际上用“盖”代替“掩”不只是字义相同，字音也非常相近。“盖”《广韵》只留下古太切、古盍切、胡腊切三读，折合成上古音为 \* kaps、\* kap、\* gap。“掩”音衣俭切，折合成上古音 \* qōm。从“盖”的读音 \* kaps 很难使人联想到它所代替的就是“掩” \* qōm。实际上，“盖”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折合成上古音就是 \* kom，后人不知它就是“盖”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就造了一个方言字“𪔐”去代表它。“盖”的另一个读音如果是 \* kom，用它来代替“掩” \* qōm 就符合避讳字的条件：两者不同音，可以避免犯讳，声音又很接近，可以使人联想到所代替的是什么字。上古汉语“盖”有另一读音 \* kom 可以得到汉藏比较的证据。“盖子”在景颇语中是 mā<sup>31</sup> pkap<sup>31</sup>，在阿依怒语中是 de<sup>31</sup> tɛhu<sup>55</sup> khom<sup>31</sup>。词根一是 kap，一是 khom，如果说其中的一个从另一个变化过来，很难从语音上得到解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盖子”原来就有两个形式，一个是 -ap，一个是 -om，景颇语保留了 -ap，阿依怒语保留了 -om。这与汉语“盖”有 \* -ap 和 \* -om 的异读正相对应。

## 二、“正月”的“正”

陈垣《史讳举例》说：“避讳改音之说，亦始于唐。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后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他举了“正月”的“正”作为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之正，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张世南《游宦纪闻》、孙奕《履斋·示儿篇》都有相同的说法。

正月的“正”在现在的各地方言口语中都念阴平。越南语“正月”叫 giêng<sup>1</sup>，声调是平声，与汉语的阴平对应。“正”的上古音为 \* kjeŋ 或 \* kljeŋ，所以越南语的 giêng<sup>1</sup> 当是上古的借词。秦统治中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当时真的有把“正”改读平声的法令，短短几十年间就使全国各地的口语、越南语都发生变化，有点不可信。此外，如果是避嬴政讳，为什么只把正月的“正”改音，其他出现“正”的许多词语都还保持去声不改呢？

“正”字有平去二读，但是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对它的注音却有点乱。“正”主要有这么几个意义。

1. 箭靶义，《诗·猗嗟》“不出正兮”，郑《笺》：“正，所以射于侯中者。”《释文》：“音征”，与“正”押韵的韵脚都是平声字，正可印证此处的“正”读平声。

2. 中正义，读去声，在韵文中也有所反映，如《易·临》叶正命，《易·讼》叶正敬，“命”、“敬”都是去声字。

3. 首义，《诗·节南山》“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其中的“正”毛《传》：“长也”，孔《疏》：“故下民皆怨其君长”，说明此处“正”是首长义。《释文》给毛《传》的“长”字注音“张丈反”，也说明此处不是长短的“长”，而是“首”义的“长”。《释文》对这里的“正”没有注音，认为它读作“正”字最通常的去声读音。但是与“正”押韵的“平、宁”都是平声字。《诗·斯干》“殖殖其庭，有堂其楹，哻哻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宁”，其中的“正”毛《传》“长也”，孔《疏》：“哻哻然宽博其群臣之长者”，说明这里的“正”也是首长义。《释文》“正音政”，读去声。“正月”就是“首月”的意思。但是《诗·正月》中的“正”字《释文》“音政”，读去声。“正”的去声读音是最通常的读音，如果“正月”的“正”在当时普遍读作去声，就属于《释文》的如字，通常不注音。陆德明所以特地注明正月的“正”读去声，说明当时很多人把它读成平声，而陆德明认为这是避嬴政讳所致，所以要特地为之正音。《斯干》的“正”注作去声，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许多文人把这个“正”字读作平声。但是陆德明的这个注音实在是搞错了，平民百姓把正月的“正”读作平声是古音的遗留。

### 三、“戾”的音韵地位

女生殖器在大部分汉语方言中为“戾”。此字不见于早期的韵书，《字彙》边迷切，读帮母齐韵。但是在《字彙》时代齐韵已与脂韵合流，不能根据《字彙》的反切下字是齐韵字就认为它是齐韵。我们注意到，《广韵》的脂韵字数在声母、

声调的分配上出现异常:

|      | 帮 |    | 滂母 |    | 並母 |    |
|------|---|----|----|----|----|----|
|      | 平 | 上去 | 平  | 上去 | 平  | 上去 |
| 重组四等 |   | 16 | 6  | 2  | 23 | 11 |
| 重组三等 | 1 | 19 | 12 | 11 | 6  | 25 |

在唇音字中,帮母通常比滂母和並母多,平声比上去声多,但是偏偏是帮母平声仅有一个“悲”字,而且重组四等字空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𦵑”的音韵地位就是帮母脂韵重组四等平声。因为这个音韵地位有“𦵑”字存在,其他同音字就读作其他音去了,只剩下一个“𦵑”字读这个音,但是《切韵》一类韵书因避褻而不收它,所以《切韵》一系韵书中这一个音韵地位中就没有字。根据“𦵑”的这个音韵地位,可把它上古音拟作 \* pī。这个词不出现于任何古代文献,这都是避褻造成的,并不能说明古代就没有这个字。“𦵑”有几个同族词早在上古就存在了。一个是“牝”符履切,折合成上古音就是 \* bī<sup>·</sup>,东方朔《神异记》:“男露其牡,女张其牝”,“牝”就是女阴。《礼记·月令》:“修键闭”,郑玄注:“键,牡;闭,牝也。”锁的键与孔像男、女生殖器,故用“牡、牝”名之。“闭”的上古音 \* pīts,是“𦵑”的另一种说法。古人称男女祖先为“祖、妣”,也从男女生殖器引伸而出。“妣”上古音 \* pī<sup>·</sup>,与“𦵑”属于一个词族,“祖”的声符“且”郭沫若认为是男阴。

“𦵑”在藏缅语中有其同源词:

|                                  |                                                    |                                    |                                    |                                  |
|----------------------------------|----------------------------------------------------|------------------------------------|------------------------------------|----------------------------------|
| 纳西                               | 嘎卓                                                 | 基诺                                 | 哈尼 <sub>墨江</sub>                   | 哈尼 <sub>绿春</sub>                 |
| pi <sup>55</sup>                 | pi <sup>31</sup> pi <sup>53</sup> me <sup>33</sup> | tso <sup>55</sup> pe <sup>55</sup> | tso <sup>31</sup> pi <sup>31</sup> | a <sup>31</sup> be <sup>31</sup> |
| 傈僳                               | 阿依怒                                                | 史兴                                 | 独龙                                 | 彝 <sub>撒尼</sub>                  |
| to <sup>55</sup> bi <sup>2</sup> | le <sup>31</sup> bi <sup>55</sup>                  | a <sup>33</sup> bæ <sup>53</sup>   | pin <sup>55</sup>                  | pæ <sup>55</sup>                 |

这个词在原始藏缅语中的形式显然是 \* pi 或 \* bi,独龙语有韵尾-n,这与汉语“牝”读 \* bin 又读 \* bi 的现象可作类比。基诺、史兴、彝语中的元音发生了低化。

南亚语中这个词的同源词有:

|    |     |       |     |
|----|-----|-------|-----|
| 马散 | 艾帅  | 南虎    | 茶叶箐 |
| pe | tœ? | ?abiŋ | bit |

南虎语的 biŋ 类似于独龙语的 piŋ,带上鼻韵尾。马散语的 pe 与彝语的 pæ 类似,元音发生了低化。艾帅语的 tœ 可能从 pj-腭化而来,也可能从 plj-变来。韵母 e? 说明原来带有塞音韵尾,原始形式可能是-it。

甚至在南岛语都可找到“屁”的同源词：

泰耶尔      塞德      萨斯特

pipi?      pipi      topi?

由此可见，“屁”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语，只是因为避褻的缘故才不见于古代文献。

# 唐宋“煞”字考

袁 宾

**摘 要：**本文首先揭示敦煌变文里“煞”字的一项尚未引起注意的用法，即用作形容词、充当谓语；然后以主要篇幅考论三种用法（作补语、状语、谓语）的“煞”的产生年代和所属方言，指出三种“煞”先后出现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和10世纪上半叶，它们是黄河流域及其北部地区的方言词；文末附论“语言鉴别标志”的先行性研究问题。

**关键词：**煞 产生年代 所属方言 语言鉴别标志口

唐五代时期的口语词“煞”，也写作“杀”、“噉”、“晒”等（本文除引例外，一般写作“煞”字），有三种新生的用法值得注意：

（一）跟在谓语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作补语，此谓语不带宾语，“煞”的词义虚化，表示程度很深。本文记作“V煞”或“煞（一）”。例如：

（1）若报生涯应笑杀，结茅栽芋种畲田。（白居易《夜宿江浦》，《全唐诗》卷四三九）

（2）白头搔杀倚柱遍，归棹何时闻轧鸦？（杜牧《登九峰楼》，同上，卷五二四。按前句系由“白头搔杀”和“倚柱遍”两个小句构成）

（3）身形虽即精严煞，菩萨犹嫌不得佳。（《敦煌变文校注》卷五《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以下引此书简称《校注》）

（二）置于谓语动词（或形容词）前面作状语，表示程度很深。本文记作“煞V”或“煞（二）”。例如：

（4）嘉陵南岸雨初收，江似秋岚不煞流。（罗邺《嘉陵江》，《全唐诗》卷六五四）

（5）桂老犹全在，蟾深未煞忙。（卢延让《八月十六夜月》，同上，卷八八六）

(6) 夏天虽即噉炎蒸,我在深官幸得所。(《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二)》)

(三) 用作形容词,充当谓语,本文记作“N 煞”或“煞(三)”(其词义及用例均见下文)。

对于煞(一)和煞(二),海内外研究者考释已详(近期有关著作如吴福祥 1996,蒋礼鸿 1997,香坂顺一 1997,江蓝生、曹广顺 1997,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室 2000 等)。对于煞(三),似仅有笔者 1986 年的一篇短文《近代汉语里“煞”字的用法》曾做过简介,然迄今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有些近期著作仍然存在对于煞(三)用例误释漏释的情况,有必要再作考说。就我们所见,煞(三)的较早用例均出自敦煌变文,共检出 6 例如下:

(7) 我佛如来居三界,丈六化身功德噉。(《校注》卷五《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

(8) 龙天这日威仪噉,队仗神通实可爱。(同上卷《维摩诘经讲经文(一)》)

(9) 止住须弥福德强,手扶日月威神噉。(同上)

(10) (文殊)此时便起当筵立,和掌颡然近宝台。由(犹)赞净名名称噉,如何白佛也唱将来。(同上卷《维摩诘经讲经文(七)》)

(11) 人家父母恩偏煞,于女男边倍怜爱。(同上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

(12) 弟子尚自如斯,师主想应不煞。(同上卷《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第(7)一(10)例中的“功德”、“威仪”(指仪仗服饰等)、“威神”、“名称”(义同名声)均系名词,与紧跟的“噉”组成主谓结构“N 煞”。第(9)例“威神噉”与上句“福德强”同为主谓结构相对仗,其用法显豁无疑。第(11)例“恩偏煞”也是主谓结构,“偏”是副词(意为特别、格外),修饰谓语“煞”。《敦煌变文集》卷八《搜神记》:“信与老母偏苦,小失父荫。”《校注》卷四《八相变(二)》:“净饭大王闻此语,不并寻常偏爱怜。”(不并犹言不比)两处“偏”的意义、用法均与此例相同可证。第(12)例“师主想应不煞”则是个否定形式的主谓结构,“N 煞”之间加进了插入语“想应”与否定词“不”。此例原文意思是说世尊拟派弟子光严菩萨去探望维摩居士的病情,光严自以为不如维摩,恐怕应对之间遭受挫辱,连累自己的师傅也被看轻,“不煞”犹谓“不强”。第(7)、(8)、(9)例的“噉”可释为“大,盛大,强大”。第(10)例“由(犹)赞净名名称噉”句意谓文殊称赞净名(即维摩诘)的名声极大,原篇下文有大段赞辞与此句照应,可作参证,此例“噉”亦为“大”义。第(11)例“煞”可释作“深”。

通过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N煞”里充当谓语的“煞”用来对主语“N”进行描述或形容,具有形容词的性质和功能。其词义比较宽泛,与形容词“大”、“强”、“深”等类似。变文里的“N煞”常在整个句子里充当主谓性谓语,如例(7)、(8)、(9)、(11)。

变文里还有这样一个用例:

(13) 毗耶城里人皆见,尽道神通大噉生。(《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七)》)

“大噉”连用在变文及晚唐五代其他口语文献里屡见(详见本文第三节),其后“生”字系形容词后缀(袁宾 1992)。此例“神通大噉生”也是主谓结构,意为“神通极其广大”。

据我们查检目前所能见到的敦煌变文作品,煞(一)、煞(二)和煞(三)的用例总数共约 13 例(不包括“大噉”等双音结构,下同),而煞(三)即占了其中 6 例。可见考释变文及晚唐五代口语词,煞(三)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在宋、元时期的文献里也可见到煞(三)的用例,如:

(14) 娇多媚噉,体柳轻盈千万态。(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三侍人,妖卿》,《全宋词》)

(15) 风儿又起,雨儿又煞,好愁人天色!(石孝友《西地锦》,同上)

(16) 刘安抚从怒恶,不似今番噉。(《刘知远诸宫调》第十二。从:通纵)

(17) 檐马奢、殿铎鸣,疏雨滴、西风煞,能断送楚台云,会禁持异乡客。(睢景臣《黄莺儿·寓僧舍》,《全元散曲》,下例同)

(18) 欢娱往日多,烦恼今番煞,将一片惜花心愁窖里埋。(汤式《对玉环带清江引·闺怨》)

第(14)例“娇多”与“媚噉”是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媚噉”意谓“媚意很浓,媚劲很足”。第(15), (17)例“煞”可释作“大、猛”。第(16)例的“噉”可释为“厉害”,此“噉”不必勉强认作谓语(各人析句眼光不一),但其形容词的用法却是显而易见的。第(18)例“煞”字可释作“深”。

现在让我们来简要地考察一下上述三种“煞”特别是煞(三)的来源。

各家研究论著已经指出:“噉”是“晒”的异体字,“噉”、“晒”都是“煞”的同音借字,“煞”字则是“杀”的俗体。汉魏以来,“杀(煞)”产生了一种新的用法,即置于动词之后、宾语之前,表示程度很深,如:

(19)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之十四)



(20) 童男聚寡妇,壮女笑杀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九《紫骝马歌辞六曲》之一)

(21) 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李白《赠段七娘》,《全唐诗》卷一八四)

(22) 世上若也无此物,三分愁煞二分人。(《校注》卷七《季布诗咏》)

这种“V杀(煞)+宾语”的说法,在它开始出现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方式。使用既久,“杀(煞)”的词义虚化逐渐定型,其原本及物动词的特性也消失殆尽,于是在唐代出现了“V煞”后不带宾语的说法(例见上文),这便是煞(一)的来历。

煞的词义彻底虚化,具有了新的语法身份,传统语文学称之为甚词。而许多甚词是既可出现在补语位置,也可以、甚至是更多地出现在状语位置的,例如:

(23) 春朝秋夜思君甚。(魏承班《满宫花》,《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三)

(24) 听取胡歌甚可怜。(敦煌《阿曹婆词》,同上,正编卷四)

“煞”从谓语之后移到谓语之前,成为充当状语的煞(二)(例见上文),应该是受甚词此种可补可状现象同化(或曰类推)影响的结果。

“N煞”用法的产生原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a. 和“V煞”用法关系密切。“煞”经常跟在动词、形容词后面充当补语,如果此动词、形容词有名物化、转用作名词的可能,则其后“煞”的功用也就会相应地由补充说明(补语)转变为描述形容(谓语),即:

$$\begin{array}{ccc} \text{V 煞} & \xrightarrow{\quad\quad\quad} & \text{N 煞} \\ & \text{V 名物化} & \end{array}$$

如前举苏轼词句“娇多媚煞”,如果“媚”用作动词或形容词,则“媚煞”是谓补结构;而苏词此例的“媚”已经名物化(“媚”在唐宋时代兼有动词、形容词及名词用法,辞书已载),则“媚煞”自然就成了主谓结构。因此可以说,煞(一)作补语的句法位置和汉语词性的转换灵活是产生“N煞”用法的诱发因素之一。

b. 唐宋时代使用较多或者比较活跃的一批甚词,如“甚、盛、深、好、大、苦、酷、恶”等,多由形容词演变而来,它们在用作甚词的同时,还保留着原先作谓语的用法(例多不举)。这种甚词可作谓语的现象对“煞”字的使用也会产生一种类推的影响,促成了“N煞”即煞(三)的出现。

## 二

根据我们对唐代前后文献的初步调查,发现煞(一)、煞(二)年代明确的较